

橘

河

文苑

责编/张辉东
美编/吴志立
校读/谈梁

这时节，黑麋峰绿油油的。漫山遍野的植被全醒了。进山来，满眼是绿，深的夹着浅的，浓的上面浮着淡的，森林颜色的层次便分得清清楚楚。那种绿，是活的，会动，会呼吸，山风一过，一层一层地滚过去，人的眸子也跟着滚，心也跟着滚，城里积攒的浊气，被这绿洗去了。

山路总是弯弯绕绕。沿石头梯级，蜿蜒往峰顶去。梯级陡一截缓一截，起初还能跟同伴搭讪，渐渐的话就稀了，只剩下喘息声“呼哧一呼哧一”，前后左右，别人的喘息声此起彼伏，粗细长短混在一起，这是爬山才有的声音。跟山间天籁融到一处，鸟叫、虫鸣、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，黑麋峰不只是一座山，成了一个有呼吸的生命。

“看，那树影下头隐着红色，那是什么知道吗？”同伴忽然停住，拿手指着梯级左边。果然，密匝匝的绿里，露出一小片红来，躲在树影下。还没等我细看，右边远处一点树又有一抹红。“是映山红。”我说，“这花开在森林里多舒服，比起活在花盆子里，自由自在得多。”

山间那一抹红

余利娥

其实，在家待久了的人，日子悠闲也舒适，可心里总像缺点什么，老惦记远方的风景。来爬黑麋峰，说到底不就是想挣脱那一层看不见的束缚，想在林深处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同伴扒开树枝钻进去，举着手机对着那红色拍个不停。对美的好奇，到底比爬山的累更有些劲。

走这条道往峰顶去，遇到的不只是森林的绿。石坪上趴着小动物，四脚蛇，黄黑相间的长条山虫，不声不响地待在那里，像在静静地等着与我相遇。我在一块小石头上看见一个小家伙趴着不动。我大声说话，它也不惊。后面同伴凑过来，拿大皮鞋的鞋尖轻轻戳它，竟然动弹。同伴再使了点劲，只听“啾溜嗖”的一声，那家伙往石头那边蹲下去了。同伴说，三月三前后，山里的动物才开始活跃。此时，冬眠的动物身子骨还僵着，反应会有点迟钝，那条四脚蛇就是这个缘故。

这一次，我似乎才真正摸到了一点这座山的脾性。家乡这座最高的山装满了神秘，单是“黑麋峰”这个名字，就够人说半天的故事。梯级左上方有个石头洞门，同行的当地妹子说，这是个仙洞，传说吕洞宾骑着麋鹿上山来，就住在这个洞里。我爬到洞里去看，洞凹处一人多高，里面摆着四张石木凳子和一张石桌子，透着天然的意趣。山用它的神秘牵引着你，一直往高处攀爬，你明知道那些传说不一定是真的，可你就是愿意探究。

想，下次来黑麋峰，大概又会有不同的发现罢。这座山就是这样，你以为你看懂了，其实是没看够。

回忆。那是2017年的夏天，天空一连下了几场大雨。从山洞地面涌入河道的洪水，翻卷着浊黄色的波浪，淹没了农场1200多亩稻田。田间正在成熟的鱼、虾、稻子都被洪水无情卷走。望着眼前的一片汪洋，就像天塌了下来。喻超欲哭无泪，整个身子几乎就要倒下。

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多少次东奔西走，多少回跌倒站起，多少遍冥思苦虑，喻超带领团队筑堤固渠，不停地劳作、重耕、复种，很快就恢复了生产。就在农场刚刚焕发发生机的时候，喻超又接受了对口精准扶贫的任务。2019年，他克服重重困难，带着团队来到了娄底市新化县，免费给1800多户农民提供了稻种、鱼苗、虾苗。然后，他又到乡镇组织开展专题技术培训，并到现场指导。

听了这番叙述，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喻超，你就是当代农村青年党员的好榜样，在你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。

四

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提到喻超是怎样加入乡村振兴的大合唱的。

2021年，当喻超看到宁乡市一批青年新农人，各有千秋，干得风生水起，就带头成立了宁乡市青年农业创业者联合会，汇集了50多名“80后”“90后”高学历的新农人，建起了一体化的农业经营组织，打造“宁乡田礼”区域农业品牌，实行标准化种植加工，提升初级农产品附加值。3年开展各种活动40余次，帮助农民实现销售收入2600万元。

时近中午，天空越来越晴朗，温暖和煦的阳光芒，把田野里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稻茬，照射得泛金光流。这时，一块醒目的招牌出现在眼前。上书“稻虾丰产与碳汇提升及甲院减排综合种养技术模式”。招牌上写明的“甲烷深水阻排技术、秸秆过暖还田技术”深深吸引了我。我知道，过去秸秆处理靠火烧，这样会造成空气污染，政府一再再再再三开展秸秆禁烧宣传，可农民还是有抵触情绪。喻超告诉我，用这个技术就解决了秸秆不再火烧的问题；用水灌田，让秸秆在深水中浸泡变成有机肥料，同时又实现了碳汇提升和甲烷减排的综合效应。

我们走回庭院时，闻到了扑鼻的饭菜香味。喻超的母亲王美春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中餐。飘着紫苏和青椒香味、汤浓白的一盘稻花鱼，摆在餐桌上。还有刚从菜地摘回的新鲜红菜薹、红白萝卜，再加上冒着热气的“农香42”米饭，我们品尝到了喻超母子用心血和汗水孕育的生活之美、绿色之美。

午后，我接着又参观了鱼苗养殖场。一个接一个水花荡漾的鱼池里，一群一群金色的鱼苗自由游动。由喻超办农场，通过种苗输出、技术服务、农技培训、产品统销等方式，辐射带动湖南、江西、贵州、天津等省内外稻田种养面积超4.5万亩的成功实践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开春之后，那万顷稻田虾潜鱼跃的情景。那不正是喻超写在田野里的最优秀的毕业论文吗？

此时，我想起在喻超办公桌上看到的那张刊登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《长沙晚报》。他在“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，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”的文字下面，画上了一道粗粗的杠杠。我仿佛看到了喻超的心中正在铺开一张新的蓝图，那条杠杠，就是飞翔在蓝图上的一道绚丽彩虹。

蛙声也远了。喻超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久久无法入睡。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曾对他说过的，在北京做皮鞋生意，租住在一个阿姨家中，因晚上生炉子，煤气中毒，险些丧生的事，不禁眼泪夺眶而出。这就是深爱儿女、深爱土地、深爱农村的母亲呀！我怎能辜负她的期待？

几天过去了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喻超果断地去工作单位办理了辞职手续，他决心义无反顾地跟随母亲走向广阔的田野。回家的路上，喻超人生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坚定和踏实。他深深知道，从此他将在父母耕耘的土地上，去接受风霜雨雪的洗礼、创业的艰难、市场的风险，乃至世道人心的考验。

第一步该怎么迈出？喻超从做新闻工作的感悟中意识到，最重要的是要向种田人请教、向典型学习。

喻超主动报名参加了职业农民培训班，又来到浏阳市金石村，登门向家庭农场主孔蒲中请教稻田养甲鱼、黄鳝、田螺的经验。接着他又去湖北省潜江参观“中国小龙虾之乡”，去探讨养殖户+产业链+标准化+机械化的现代农场新模式。

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，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，喻超在母亲的帮助下，创办了“湖南田匠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”，实现了由农庄向农场的华丽转身。2016年春天，喻超驱车千里来到浙江青田县，投资10万元引进了300公斤久负盛名的、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“瓯江彩鲤”种鱼孵化鱼苗，建起了200亩稻鱼养殖基地。同时，他又自己培育小龙虾种苗，建起了600亩稻虾种养基地。这种“一水两用、一田双收”稻鱼虾共养耕作模式，使每亩稻田增收3000元以上。面对初步的成功，喻超没有止步。他想，要用这个耕作模式产生的影响，把农场办成乡村旅游的打卡地。于是他又配套栽种了80亩时令蔬菜、60亩四季果树，开辟100亩养鸡场、300亩鱼塘，建起了亲子乐园、休闲研学中心、扶贫车间。这样农场规模迅速壮大，接着又流转了上千亩稻田，成为湖南省现代农业示范农场。他自己也成为返乡创业的典型，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光明日报都做过专题报道。面对这一切，喻超想到这些年，从挽起裤脚下田干活，到四处奔波参观学习、求教，获得初步成效，这只是在新的征途上迈开的关键一步，以后的路更远，挑战更大。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业科技创新的高地。他毅然走进湖南农业大学攻读“农业环境生态”硕士研究生，又频频上门请教，主动引进了院士创新工作团队。

三

谁能想到，这个曾经在金黄色的稻草垛边吹着笛笛，骑在牛背上玩耍的少年，现在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年华，谱写田园新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让他没有察觉的是，原本非常和谐的夫妻关系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家里的一切事务、子女的教育、老人的照料，全都落在了妻子余兰馨柔弱的肩膀上。这种不可言状的重负，还有夫妻忽近忽远的感情疏离，让兰馨分身无术，无处倾诉。

喻超对我说：“真的，我把一切精力、一切时间都花在田野上，忽视了妻子儿女的感受和期盼。”

我说：“上次见到她时，看她带了两个小孩，精神状态非常好。没有想到你们还有这样一段苦涩的日子。”

“她现在也辞职回到农场做管理了，她每天都要和场里员工打交道，帮我协调一些里里外外的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这样，她也嫁给了田野呵。”

“现在她干得很好，很开心，比我想象的好。”

时间在岁月的河道匆匆流逝。每当站在田埂上，望着眼前的这幅自己和亲人、农民兄弟、院士们一起描绘的丰收图画，喻超甜蜜的心里，也会泛起一丝辛酸的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喻超的梦想深深扎根在泥土里。十多年来，他用自己的智慧、勤劳和默默耕耘在家乡的田野上书写着美丽的青春之歌。

我一早便起床，乘车去距离长沙城不到50公里的宁乡市回龙铺镇“田园牧歌”农场采访。穿过一片青翠欲滴、长势正茂的水灵灵的菜地，路过泛着微微涟漪冒着水汽的山塘，走上通向农场宽阔平坦的机耕道，呼吸着湿润清新的空气，我倍感神清气爽。举目四望，黛色覆盖的丘陵山峦，泛黄飞彩的田野，绿树掩映的楼阁，尽收眼底。

这是一幅美丽乡村的淡墨山水画，生发着蓬勃生机和无穷的梦想。

一

这时，一个具有当地乡俗特色，用圆木楠竹搭建、稻草作盖的门楼出现在眼前。门匾上书“田园牧歌生态园”。背景是长长的田埂上，高高耸立着“深耕一亩田，服务千万家”的巨幅标语。

从车上下来，冷气有几分袭人，当我看到从田垄深处走来的喻超，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泥土气味，看到他脸上洋溢的青春光泽，心里顿时涌动一股热流。喻超，1987年出生，今年39岁。他中等个子，剪着时尚的平头，双目清澈明亮，穿在身上的咖啡色夹克冬装，衬托出他匀称的身材，显得意气风发。

“很不好意思，这个门楼做得粗糙简陋。”喻超说。

“很好！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散发着生态气息、乡土韵味、人间烟火的风致。”

喻超听我这样讲，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接着他说：“我们先去院士工作室看看。”

“院士创新团队工作室”，是一栋白色的砖木结构平房，里面有“农产品检测中心”“农业生产资料仓库”。它像一艘油轮，停泊在门楼右边的一片宽阔地带。走进宽敞明亮的工作室，我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，还有各级政府颁发的荣誉奖牌。桌上还摆着《优质水稻“农香42”》《合方鲫2号》，由柏连阳、刘少军院士牵头编写的科研资料。这时喻超递给我的《双季稻养鱼技术规程》和《冬闲田大规模鱼种培育技术规程》两本册子，深深吸引了我。我翻开细看，就像过电影一样，直观地看到了“田园牧歌”的前世今生和走过的艰难创业历程。

我坐了下来，与喻超开始了采访对话。喻超很健谈，他用低沉但又饱含感情的语气，诉说着自己回乡创业的过程。

二

201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，窗外明月高挂，阵阵蛙声里飘来稻花的芬芳。已年过48岁的母亲王美春，因长期在外奔波和耕作的劳累，身子变得消瘦，前额雕刻上了道道皱纹。望着有些疲惫的母亲，喻超动情地说：“母亲，你想给我说什么，你就说吧。”王美春坐到喻超身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想了很久，堵在心里的心话，还是要对你说出来。前些年我用在广东、北京做服装、皮鞋生意挣的钱，办了这个农庄。看到乡亲们都喜欢到农庄来吃饭，购买蔬菜、大米、鸡蛋、鱼鸭，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但一看到农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，抛荒的田土越来越多，就心里难过。我想叫你回来和我一起办家庭农场。”

喻超其实很懂母亲的感情世界和坚强的意志力：1990年当时才23岁，王美春从县供销社改制下岗回家，一个人跑到广东、北京做生意。他和妹妹能够读高中、上大学，都是靠母亲打工挣来的钱。他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，但又不想放弃在省级新闻媒体正干得很顺的工作。

夜深了，照在窗棂上的那一抹洁白的月光，渐渐消失了。田野上的

在田野上放歌

（报告文学）

谭仲池



忆乡愁 看振兴

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
邮箱：cswsyb@163.com
主办单位：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

郭雨滴供图

王娣驰今年八十有八，身子骨硬朗得很。每天清晨，她定要到院里的樟树下打一套自创的“拍手操”，“啪啪啪”的声响惊起一窝麻雀，把隔壁刘娣驰养的那只花猫吓得直跳。

“王大姐，莫吓到我的猫咯！”刘娣驰从窗户探出头来。

“怕么子，猫有九条命咧！”王娣驰笑着应道，手上的动作不停。她这套操，据说是从老父亲那里学来的养生法，又掺了些自创的花样，那动作活像在跟空气打麻将。

娣驰的屋里总是热闹。四个儿女争着要接她去住，倒像是抢什么稀罕物件似的。大儿子在开福区买了电梯房，特意给她留了间朝南的卧室；小女儿在雨花区的别墅里修了个小菜园，专等她去种些时令小菜。可每回搬家，总少不了一番“拉锯战”。

“娘老子，到我那里住两个月咯，新买的按摩椅好舒服的。”大儿子说。

“莫听他的，我那边靠近净菜市场，您不是最爱逛早市吗？”二儿子连忙接话。

娣驰坐在藤椅上，慢悠悠地摇着蒲扇：“急么子，等我先跟老姐妹们告个别。”

娣驰的幸福生活

赵晋岳

这话倒是不假。院里的李娣驰、张娣驰几个，每日必要聚在石桌旁说些闲话。有时讲些陈年旧事，有时议论谁家媳妇的不是。王娣驰记性好，又读过《增广贤文》，说话最是中听。有一回张娣驰跟媳妇闹别扭，经她一劝解，竟破涕为笑。

“王大姐说话就是有理理。”李娣驰常说，“到底是老郎中的女儿，懂得多。”

娣驰确实得了父亲真传。有一回，刘娣驰的孙子发热，她教着用薄荷叶敷额头；陈爹爹腰痛，她又指点着揉哪个穴位。这些偏方未必都灵验，但老街坊们就是信她。

不过娣驰最得意的，还是教育出四个有出息的儿女。大儿子和二儿子做生意发了家，大女儿在机关里当了干部，小女儿也过得体面。这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想当年她用荊刷子管教儿女的情景，至今大儿子想起来屁股还隐隐作痛。

“那时候屋里穷，碗柜里的猪油少了一勺都要查个底朝天。”大儿子笑着回忆，“有回明明是小妹偷吃的，我硬是站出来认了。娘老子的荊刷子落在身上，火辣辣的咧！”

如今儿女们孝顺，总想方设法让她开心。可她偏不爱闲着，看见哪家屋里缺了葱蒜，硬要自己去买。有回在大儿子家，她突然想吃蒜头炒腊肉，儿媳说改天再买，她二话不说，拄着拐杖就去了菜市场，回来还催着马上炒来吃。

“娘老子就是这脾气，想到就要做到。”小女儿笑着说，“跟年轻时一模一样。”

过年最热闹。十七八口人挤满一屋，小曾孙们在腿边窜来窜去。娣驰坐在上首，看着满桌的菜：腊肉合蒸、发丝牛百叶、八宝果饭……都是按她的口味做的。这时候她的笑声能掀翻屋顶，连窗外的樟树叶子也在颤动。

但娣驰心里还惦记着老家的弟妹。每年必要儿女们回去看望，带些长沙的酱板鸭、灯芯糕。她说这是“还姊妹债”。原来她年轻时顾不上照顾弟妹，如今要用这种方式弥补。

“人老了，就爱想从前的事。”她常这么说，手里的蒲扇摇啊摇，仿佛能扇回那些逝去的时光。

院里的桂花又开了，香气飘进窗户。娣驰眯着眼，看小曾孙在树下追那只花猫。她忽然想起七十多年前，父亲教她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情景。那时的阳光，也是这般灿烂啊。

万家灯火